

流不盡的苦菩薩衆

——看琦君「三更有夢書當枕」有感

亮軒

一談起散文，便不由得令人想起潘琦君來，一則是她的散文總那麼耐讀，而且不傷腦筋，再則是潘琦君的人跟她的文一般模樣。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，的確是許多人標榜的口號，但能做到的很少，琦君却是「長得就像她的作品」，在醇厚中透出智慧。

在她的新書「三更有夢書當枕」裏，沒有一個經世濟國的大題目，除了「不薄今人愛古人」一篇談的是新舊詩的比較外，其餘的，幾乎都可稱之為「自傳」。雖然沒有如年譜般的照順序編目，但一件件事，都取材自作者的身邊或回憶中。

這也許就可以說是琦君的特長了：她的「身邊瑣事」總也寫不完，不用說是新近的事情，便是早已用過的老題材，寫了又寫了又寫，照樣的令人感覺新鮮。好像電視影片般，角色就是那麼幾個，事情也跳不出那麼個範圍，却硬是有得演的，讓你看個起勁。

對於有些作家而言，一個題材用過一次，便再也沒法翻出新花樣來了，何以琦君的題材在她手中就像安全刀片的廣告詞般「用完了可以再用」呢？

要把這個問題弄得比較清楚，先得看看她的題材都是什麼？不只是這本書，就在她其他的書中，也一

樣的反覆出現她的父親、母親、二媽、老長工阿榮、肫肝叔叔、外公、阿菊……等等。若不是這些在她早年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者，便是丈夫、兒子、朋友、小貓、小狗、鄰人、小販等等。

不要說是「作家」了，像回憶中的這些人、身邊的這些人，哪個人都有過，實在一點也不稀奇。不過却不一定能以之寫出琦君筆下那一篇篇清麗樸實的散文，弄不好還會囁嚅嚅嚅一大堆，索然無味，讀者最後的批評是：「沒什麼了不起，這些事我全經驗過。」

主要的原因，是琦君一直用「心靈」在寫，不是僅僅的追憶，她永遠不會把自己看做一具塞滿了記憶卡片的活電腦，像某些「傳記文學」的作者似的，只會放映紀錄影片，片子的技術條件雖然都够標準，但那個要有「心靈」才會有的文學藝術條件就很欠缺。許多零零碎碎的事，由琦君寫來便有琦君特有的風味。

散文的定義雖然至今還有幾分模糊不清，但一個優秀的散文作家應具備的條件是可以確定的，大致包括四項：敏銳的觀察、豐富的常識、濃熾的情感、獨

立的判斷。琦君對筆下事物的觀察極其細膩，她並非觀察了之後便裝進記憶的盒子裏去，不到用時不去打開。她習慣於把觀察所得反覆的思索，跟其他的觀察所得互為對照，已經得到了一個結論，但永無最後的結論，隨着年事的增長，這些結論也在不停的修正，每一度修正，又都經過一次全心檢查。她不止從一方面看事情，而是從多方面，因為是多方面的，她的世界便充滿了令人心動的新奇。琦君的整個童年，活像一部中國的「愛麗思夢遊仙境」，在每一扇門後面，每一個拐角處，都隱藏了神秘。但那些神秘並不是神話故事裏才有的古怪形象，而是對一些傳統中國的崇高操守的具體詮釋，如愛、如慈悲、如憐憫、如寬厚等等。琦君的仙境，真是一個中國哲學所標榜至高的「道」的具象化。雖然歷經數不清的苦難，他們還是保有葛天氏之民的那一點純樸。許多偉大的操守，並不是由琦君說出來的，而是她任她筆下的人物演出來的，看起來只是妙手偶得之作。不過，若沒有一顆靈巧的心，天地造化又哪裏會獨鍾於琦君呢？

琦君的心之所以靈巧，在於她的誠懇，在她眼中，沒有一件事是不重要的，沒有一個人是可以小看的

。正因為她具有誠懇的態度，才能使得她的觀察如此深刻。什麼事都重要，那什麼事都會對她產生撞擊力，琦君也就不由得進入了事物的核心。她總是一邊看一邊恭恭敬敬的想，而且只往好處想，不往壞處想。想過了還要想，每見到一次便想一次，想來想去的習慣，大概從琦君的童年直到五十餘年後的如今，一絲兒也沒改變。許多人長大了，便只作不想了，或者用另外一套方法——如懷疑等——來想。琦君却還是以一顆天真純樸的心靈去想。不過到底天下事不是件件都能往好處想的，因此琦君便不想，或者說不寫它們。她喜歡寫那些越想越好的事物，於是難免在過去的好日子中打圈子，在讀者看來，琳瑯滿目，在她看來，這都是值得想了又想一再回味的好時光。至於以後，取材就不再那麼寬廣了，動人的事物固然仍有，但讀者都可以感覺得到，已不能俯拾皆是了，快樂必須自己找來。不過我們還是很羨慕琦君並不費力就找得到，這跟她自小就善於觀察很有關係。

任何人都可以從她的文章中看出她的博學，當然琦君的學問不見得是作博士論文的那種學問，而是生活中的學問。凡是她學過的東西，總要求跟生活思想

相結合，這跟學院派式的學問相比，當然不够理論化，但對於生命，却更結合得紮實。她自小的涉獵就很廣，而且感性很強。照她的說法，是「只能按着自己的興趣去背誦」，從相反的方向看，也可能有興趣便能背誦下來。琦君的父親曾經預言她並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，不做學問而喜好涉獵羣書，就有一個好處，可以鍛鍊得常識很豐富。琦君所以有今日，與她的老師夏承燾很有關係。夏老師要她讀書時去得失之心，隨意瀏覽，但求欣賞不必研究。這種隨遇而安的求知態度，在「三更夢書當枕」中敘述得很清楚，不曉得夏老師當初有沒有料到，這正是培養一個優秀的散文家的好方法，如果當初夏老師以訓練樸學學者的方法教授琦君，我們今天很可能根本就看不到「三更夢書當枕」、「烟愁」等書了。也許夏老師像她父親一樣，很早就看出來她「不能做學問」，而有意的鼓勵她多朝感性的路上去走。

對於舊文學，琦君的底子好是毋庸置疑的，新的東西她也接觸得頗深，像她那篇行文如流水的「不薄今人愛古人」，把新舊詩兩相比較，互作分析，見解都很精到，足證她在新詩欣賞這方面很用過一番心。

另外翻譯作品她看得不少，原文的偶爾也讀，這都可以幫助她心靈的觸角越伸越廣。

光靠看書來吸收知識還是不夠，那顆好奇心最要緊，尤其生活中見聞所得的常識，又要比從書本中吸收來的多得多。在「晨」那篇文章中，描寫到她與一位打太極拳的老人相遇的經過，她悟出了拳道中「鬆、柔、圓、正、」四字的含義。她喜歡養貓，便曉得許多有關貓的名堂。其他如談到過年、嫁娶、衣服等等，她都表現出對那些事情來龍去脈的透澈了解。這些常識都是琦君得以發揮感性的基礎。

琦君是一個澈頭澈尾的有情人，見人則生人情，見物則生物情。這個有情的極致，便是菩薩心腸。凡是與琦君有過來往的人，都有一個一致的印象：她的善良純樸是當今罕見的。這一特色已充分反映在她的作品中。散文要表現的主題意旨不若小說強烈，有時也摸不太清楚。無論在一篇散文中琦君以什麼作題材，總是明顯的流露出一股慈悲的胸懷。她早年承受的庭訓，無一不在提醒她要心存寬厚，更要緊的是她親眼目睹了長者苛已待人的例子，這些舊事，因其有情，反而越存越新，每次寫來，都恍然如昨。因為她是

腳踏泥土長大的，所以在有的人必須辛苦尋覓才能到手的真情，在她却毫不費力的都碰得到見得到。一些在凡人眼中很無奈的事，從琦君的「情眼」看去，都變得動人了。譬如說，她感激那位藝術人像攝影師沒給她拍出一張比本人漂亮的照片，她對於自己的另一半表面是嗔怨，骨子裏字字都是情。對於孩子，操了無數的心，却仍然感激人生一世間有這些可以操心的事。她對母親有無盡的孝思，但對使母親受盡委屈的二媽，也寄予了許多同情。一位朋友去了，由她筆下寫來彼此間那些清清淺淺的瑣事，都透出迴腸盪氣的哀痛。再不喜歡小動物的人，一定也會心疼她筆下的小貓小狗，不論牠們的形象看起來多麼狼狽。在琦君心目中，幾乎沒有一個人一件事物是不好的，她有意無意的給自己定下一個信仰：慈悲隨年齡而增加，我相信每個人都一樣。

真的每個人都一樣嗎？世上果然沒有惡人嗎？這是多麼複雜的問題，甚至牽涉到每個人的那個「人」字。不過我相信以這個問題逼問琦君，她最後的答案一定是「寧信其無」。琦君早年受到的慈悲教育植根太深，她寧願在這方面多用心去體會、去表達。要說

琦君是懷舊的人的話，她所懷的，自然是慈悲的舊道德，和諧的舊秩序。

事實上，道德與秩序本應是永恒的，遑論新舊？琦君的菩薩心腸並不是君臨天下的那種神佛態度，她不是手執淨瓶的觀世音，也不是拈花而笑的如來佛，而是一個遇廟便上香的虔誠信徒。這話怎麼說呢？原來她心中老覺得得到的多，付出的少。親恩、師恩、是她一再提到永難忘懷的；丈夫、孩子、小貓小狗，也能令她感激；其他如朋友、小販、陌生的過客、一陣風雨、幾片白雲，她都覺得出來大化所賜之厚。她的謙和思想無一絲倣作，歌頌萬般事物，自然就不見矯情之處了。散文寫不好，每易飾強詞以奪理，因為恐怕露出言之無物的馬脚。琦君却不，她的每一篇章都洋溢着一片至誠，無至情者如何能達到此一境界？單單那一片至誠便很可觀了，何況她的身邊瑣事是如此豐富，在鏡中有鏡中之貌，水中又有水中之色。作者不住的讚嘆，讀者也就甘心情願的隨着她的仙心佛意與之共鳴。她自云「缺少瑰麗的修辭」，並表白自己「不善想像」。能以豐富的情感，把本身的經驗以平淺的文字細膩的表達出來，何必還要「瑰麗」跟「

想像」呢？

最後要談到「獨立的判斷」一項。由於她所選擇的題材都是切身事物，欲求其有卓然不羣的風貌，便必須有獨特的見地。琦君不是鋒芒畢露的才女型作者，又沒有經過嚴整的科學訓練，她的散文，在結構上能够首尾呼應，句句落實，但是在意念上除了慈悲以外，都很朦朧。不像有的人寫的散文一樣，隨手抓一個題材，便能醞釀出獨特的一套哲學觀。我們到底不能說「慈悲」的哲學有何獨特之處。何況琦君為文的目的，本也不在要表現什麼特殊的觀念，只想把一件自己感受的經驗說出來與人分享而已。不過我們不能據此便說琦君沒有什麼判斷，她的許多判斷，都隱藏在描述的筆墨中，而非清晰的一個結論。諸如阿菊的這個角色，在平常日子中，要是被我們碰到了，一定很受不了，此妹不唯俗不可耐，而且心眼兒又小。琦君却從自己的角度，把她喜劇化了，還把我們的觀點帶到她童年的觀點中，讓我們一起跟着她去感受阿菊的俗得可愛。還有那個專偷腌肝吃的腌肝叔，儘日游手好閒不務正業，嗜賭成性，本也是招人討厭的角色，出於琦君的筆下，却見其落拓不羈的天性。她表現外

祖父的純厚與高潔，有這樣一段描寫：「他噴着烟，咳嗽着，青烟迷漫在靜靜的夜空中，蔚藍的月光照着他，像一層薄薄的雲霧。外祖父如銀的白髮飄在雲霧中。我忽然覺得他像一位仙翁，飄飄然將御風而去，漸離漸遠。……」她的外祖父，實際上只是一位村翁，一生都沒過過什麼好日子，連味精都鬧不清是什麼東西。可是在琦君眼裏他却不同，那一段淒美絕倫的描述，真的使我們忘了「山鄉人家」的事實，似乎也成了這位老人家的孫女，恨不得也跟着唸一段「月光經」。她在孝順母親之外不恨二媽，不怨父親，沒有獨立判斷爾後擇善固執的精神，是絕對辦不到的。

琦君一向都有她自己的原則，讀書，她堅持讀自己喜歡的書，不去「做學問」。她見到人間不平的事，便以自己的方法謀求補救，譬如說她把毬子裏的銅板挖了出來，要給一個被她親戚佔了便宜的小販。在談新舊詩的那篇裏最見得出她是不被人牽着鼻子走的人，裏面充滿了許多她獨到的見解，對於寫詩，她說：「我認為古人可以寫垂釣、棋局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寫『乒乓』、『麻將』呢？一個人明明沉醉在湯姆瓊斯熱門音樂的歡樂氣氛中，如何硬要他體會『孤

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』呢？」這套理論，她並非古今第一人，但至少可以證明她在面對許多事物時，是不會盲從的。問題是她所「堅持」的正是「溫厚」，故而稜角不顯，不易覺察罷了。

要談一本包括很多篇章的散文選，對筆者而言真是很難；不是三言兩語的說乾了，便需要一篇篇一句句輕敲慢剝。看完了「三更有夢書當枕」一書後，覺得這實在是一本讀來雋永，想來有深意的好書，不推介一下心裏便不爽快，推敲半天，終於選擇了文與人相揉雜論的法子，管它合不合乎規矩，要是讀者因見拙文而看了這本書，使得心靈得到了幾分的開濶與寧靜，那筆者為拙文於長夜中推敲沉吟的辛苦，也就不算白費了。

琦君的兩本新書：

烟愁（散文集）

每冊40元

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

三更有夢書當枕

每冊40元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全省各大書店均售